蜀山劍俠傳/19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九六回　寶鏡耀明輝 玉軟香溫情無限　昏燈搖冷焰 風饕雪虐恨何窮

下一回▶

蕭玉的手剛伸到門上，瑤仙低喝一聲：「你等一會兒再走！」蕭玉本已絕望，心裏又冷又酸，聞言好似枯木逢春，立時生了希冀。連忙縮手應道：「姊姊，我不去。」回顧瑤仙，淚光瑩瑩，眼角紅潤，星眸亂轉，燈光下看去，越顯楚楚可憐，知她心軟腸斷，有了轉機。方欲湊近前去溫存撫慰，不料剛一轉背，瑤仙便把目光轉向牀側，面對後房低喚了一聲：「妹妹！」蕭玉見她忽又喊起絳雪，不知是甚麼意思，哪敢冒昧再問。正在逡巡卻步，心裏亂跳，絳雪已如淚人一般應聲走出，到了牀側，喊了聲：「姊姊。」瑤仙手指蕭玉，對絳雪道：「你送蕭表哥出去，留神看看附近有人沒有。如若有人，不可瞞我。我已是孤苦伶仃，無人憐惜的薄命人，再冤冤枉枉背點污名，實在承擔不起了。人之相知，貴在知心。你看他來得多麼冒失，去得多麼唐突，祇是滿腹私心，從不替人打算。這樣的人，我心已成槁木死灰，百無希冀。你快去快回，甚麼話都不要說，莫爲他傷了我姊妹兩個情分，我更成孤兒了。」說罷，側身往牀上一躺，竟未再看蕭玉一眼。

這一來，蕭玉的心二次又涼了半截，忍不住顫聲連喊了兩次姊姊。瑤仙理也未理。還是絳雪看不過去，朝他使了個眼色，手朝門外一指，故意說道：「我姊姊心硬，不能挽回了。深夜之間，好些不便，房後又睡有一個外人。她哭了一整天，水米不沾牙，心已傷透，人更受了大傷，明早還有不少要緊事。你容她早點安歇，莫要逗她多傷心了，快些請回去吧。」蕭玉見絳雪暗示神情似有話說，雖然將信將疑，但是事已鬧僵，除了望她

轉彎，別無挽回之望。既然這等說法，再如不走，豈不把自己那一種深憐密愛之意，越發打消個淨？忙答道：「妹妹說得對，我真該死。祇顧看着姊姊生氣，多心着急，忘了請她安歇了。」說罷，又對牀上低喊道：「姊姊呀，祇求你多多保重玉體，不要傷心，我就身遭橫死，也是甘願，請早安歇吧。」瑤仙還是不睬。蕭玉無法，祇得嘆了口氣，隨着絳雪啓門走出。到了堂前，悄對絳雪道：「我來時心急，祇顧着先看望姊姊，沒顧得先向媽的靈前叩拜，姊姊怪我，也由於此。妹妹稍待片該，容我叩幾個頭吧。」絳雪道：「後屋有人，雖然被我將穿堂屋鎖斷，不會闖出，到底擔心，你改天再來，不是一樣？」蕭玉悽然落淚道：「我此時方寸已亂，萬念全灰，知道能來不能？一則我們兩家這麼深的情分，媽是長輩，禮不可缺；尤其媽最愛我，視如親生。今天姊姊這樣錯怪冤枉，媽陰靈不遠，必能鑒我真誠，何況媽臨終之時又有遺命。向她禱告禱告，也許冥中默佑，託夢給我姊姊，叫她回心轉意。既是後屋有人，我也不敲引神磐了。」隨說，早抽三支本村自製的棒香點上，跪在靈前，低聲祈禱起來。

絳雪原知瑤仙故狠心腸，有意做作，欲擒先縱，給他一個下馬威，以便激其同仇敵愾，永無反顧。見他如此情癡，也覺不忍，祇得聽之。強催着蕭玉禱罷起身，故意先開正門走出，看了看四外無人，纔縮回來引送蕭玉。到了門外，將門反掩，一同走到牆角雪堆後面，立定說道：「大表哥，你怎麼這麼呆？你還怪她狠心，全不看她平日多孝母親，媽是爲誰死的？女婿有半子之情，你這女婿更比半子還重。她既以終身相許，這不共戴天之仇的千斤擔子，還不是望你能分擔一半麼？實不相瞞，她從媽死後不久，就想你。等到夜半不見你來，又氣又急，如非怕人看破，還幾乎要叫我到你那裏去呢。誰知好容易把你盼來，進門時那麼莽撞，已經不快。末了急匆匆打門闖進，既不問媽何時故去，身後事怎麼辦；已聽我說她睡了，也不問問她身子好不好，喫東西沒有，睡着沒有，人怎麼樣。彷彿我家大人已死，百無顧忌，闖進她的臥房。見她面朝裏睡，不理不睬，三歲娃娃也看得出是在生氣。就該先賠小心，好生安慰，把她哄起了牀再說纔是。你卻不管青紅皁白，夜入深閨有無嫌疑，過去動手就扯。她心本窄，像你這樣亂來，那還有不多心傷感的道理？這是你自己把一樁成了的好事，鬧和稀糟，怨得誰來？」

蕭玉喫絳雪數說了一頓，悔恨之餘，滿擬必有下文，一聽到末句，並無可以轉彎的話。急忙央告道：「好妹妹，我沒有她，活在世上有何生趣？我知錯在粗魯大意。姊姊聽你的話，好歹給我出一個主意，挽回她心，感恩不盡。」言還未了，絳雪冷笑道：「無怪姊姊看你無用。話還用明說麼？這事全仗人力去做，也不是勸得轉的事。我已明點給你，就不立時去做，也該有句話，我纔好說。一來就死呀活呀的，全沒一點丈夫氣，莫說姊姊，連我也聽不慣這個。心堅石也穿，人祇要肯真心着意去做，沒有不成之理。一味裝

瘋賣呆，連句話都換不出，這樣還說甚麼？」蕭玉前後一思索，忽然省悟，瑤仙意思是要他同報母仇，不禁嚇了一大跳。當時祇顧挽回情人的心，並未細想，脫口答道：「你說的話，我明白了。我還當姊姊真恨我呢，原來如此。請你轉告姊姊，她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，祇管放心。但是一樣，自來一人計短，二人計長。爲公的來說，我雖爲她不惜百死，無如聰明機智都不如她。既然敵愾，理應同仇，和衷共濟，隨時密商，以她之長，濟我之短，方有成功如願之望。爲私的說，我二人從小一處長大，情逾骨肉；又承先人遺命，訂此良姻，雖未過門，也算得是個患難夫妻。境遇相同，遭受一樣，孤苦慘怛，言之傷心。她還幸而有你這樣一個同心同德、休慼與共的妹妹；我表面上有個同胞兄弟，說起來總算比她多一骨肉之親，實則心情兩異，迥不相謀。最令我痛心的是事仇若父，彷彿理所當然。看來我還不如她呢。如今就把報仇一節，作爲沒有此事，也該日夕聚首，相敬相憐才是；如若轉而憂讒畏譏，動輒害怕，不敢相見，祇恐仇沒報成，人早相思而死了。請妹妹務必代達，說我有她則生，無她則死，今生今世，永爲臣僕。祇要她一說出口，天塌下來，也敢應承。祇求她在大仇未報以前，隨時定約把晤，千萬莫再不理，免我相思而死，就感恩不盡了。」絳雪聽蕭清和他面奉心違，暗自驚急。等他說完，笑答道：「你老是愛表白，看這一套話說了多少死字呀。你暫且請回家去，這些話我定給你帶到。聽與不聽，卻在乎她了。」蕭玉發急道：「她最信服的是你，祇要幫我多說好話，沒有不信之理。好妹妹，勞你點神，容我在此稍等片刻，聽你一個信。哪怕人不出來，給我一個暗號呢。今日連愁急帶傷心苦熬了一整天，得點實信回去，也好睡個把時辰的安心瞌睡呀。」絳雪便問：「這個暗號如何打法？」蕭玉道：「她如迴心答應，你隨便拿件杯盤碗碟之類擲在地上，我就明白了。」絳雪笑道：「你真癡得可憐。他對我就不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忽然止住，心中一酸，轉身就走。蕭玉不明言中之意，祇當她指的是瑤仙，話未肯定，人已走了。忙追上去，悄聲急問：「妹妹，你說甚麼？」絳雪急答：「我曉得，你放心，回去安睡就是，再要磨人，連我也不理你了。」

蕭玉不敢再說，祇得搶口說了句：「多多拜託。」退了下來。因絳雪暗號示意不否不諾，心中不定，意欲等上一會兒。忽見絳雪走到門前，回身將手連揮，意似催走，不再回復。暗忖：「今晚我真呆了。這裏住房都沒牆垣，正好假裝回去，等她進屋再繞轉來，到窗底下聽她二人背後真話，一聽便知，不比得她暗號還強得多麼？」念頭轉定，先把手一揮，朝來路走去，先繞到房側，見靈堂燈光一明一暗，瑤仙窗上影綽綽似有兩個人影閃過，知已進房，沒有留神自己。慌不迭提氣輕身掩到瑤仙居室窗下，側耳靜聽。二女語聲細微，隱聞瑤仙在內悲嘆，絳雪在旁勸解，祇聽不真切。雪地奇寒，朔風透體，脊骨冰涼，牙齒又不爭氣，偏在此時捉對兒上下廝擊，震震有聲，怎麼也忍不住。惟恐二女發覺，再一弄巧成拙，更難挽回。急得一顆心怦怦亂跳，似要迸出腔子外來。越急心越

不定，兩耳更失效用，枉自惶惶，無計可施。後來在窗底下搜索，好容易找到一條小縫。剛湊上去，要往裏探看，忽聽瑤仙在屋裏喚道：「絳妹，你聽窗外好似有人一樣，快看看去。真是越鬧越不成樣了。」隨聽絳雪答道：「姊姊忒多心，明明是冰雪破裂的聲音。這半夜三更，哪有這樣下流沒品行的？被人看見，捉住還有命麼？明天還要早起，請姊姊早點安歇養神吧。」

蕭玉在外，哪敢往下再聽，沒等說完，早嚇得提心吊膽，接連幾躥，逃了開去。恐二女由窗中外窺，避開正面，先在房側躲了一會兒，不見人出。探頭外視，瑤仙室內燈光已滅，聲息全無，知道冰雪業已凍結，自己輕功不曾學好，踏行有聲，不敢再作流連。心中一酸，越覺通體冰涼，徹骨寒心，冷不可當。懷着滿腹悲酸，思緒萬千，對着瑤仙臥房虛抱了幾抱，四顧茫茫，悽然暗歎了一聲。眼淚流到臉上，面皮微動，覺着有些發皺，舉袖去擦，冰涼挺硬，袖已凍僵。祇得把一雙凍手搓熱，露出一張無人見憐的哭喪臉，往回就跑，隨跑隨想，暗忖：「二女所說之事，何等機密重大，如若稍微看輕我，怎會吐露隻字？分明念切親仇，故意用激相試，好使我同心協力，銳身患難。尤其是當面說明婚嫁，不做絲毫兒女於羞態，可見傾心已久。祇怨恨自己癡頑，全不體貼她的處境傷心，情熱莽撞，不會溫存。易地而居，便自己換了她的境地，遇了情人這樣，恐也難免誤會心寒，怎能怪她生氣？話雖句句責備，而眉目之間隱含幽怨，深情若揭。又可恨自己太粗心，辯白的話全不中理，也不留神查看她的語氣神色。直到她氣極，下了逐客之令，我雖滿腹心曲，竟未說出一句。如今想起，已是不及。她命絳雪送出，好似安心留一轉彎的路。自己聽出心事，就該誓死同仇，立即回去。她姊妹明明是一個鼻孔出氣，話已說到這等分上，偏還要聽甚麼壁腳，探甚麼背後言語。她那麼冰雪聰明，耳目何等靈敏，如今定已被她看破無疑。其實越是責備，倒顯情重，任她數說，並不妨事。依這樣譏斥幾句，就此熄燈不理，又說自己是個沒品行的人，大有不屑之勢，卻是可慮至極。」這一疑慮，念頭不由又轉到壞處，想道：「彼此從小長大，早種情根。今日瑤仙家遭慘禍，自己還不是無獨有偶，和她一樣遭禍喪母？照着素日情分，理應相慰相憐才是。這樣大雪寒天，始而閉戶堅拒，任我僵立風雪之中，閉門不納；後來勉強開門進去，先是向壁不理，繼而盡情責問，全無一點慰藉，終仍逐諸大門之外。後來窗下偷聽，休說名分已有宿定，即便算我越禮，也由於愛深情急所致，倘有三分愛憐，或命絳雪重出慰勉，或是故露口風。她不想祇要暖室繡戶中吐個一句半句，這風雪中的可憐人便可安心適意，免卻無限煩惱憂疑。她不但視若路人，反說得人那麼不堪，就此熄燈絕決，薄情一至於此。以後更不知她理我不理，真要決裂，還有甚麼想頭？」越想越傷心，不禁又啞聲痛哭起來。哭不幾聲，念頭匆忙轉到好上。又覺瑤仙深情內蓄，言行皆寓有深意，爲了激勵自己臥薪嚐膽，不得不爾。自己不過受點凍，她這時人去後的傷心，恐怕還要

更甚。不禁又起了愛憐，急得低聲直喊：「好姊姊，你今日人已喫了大虧，千萬不要再傷心啊！」念頭忽一轉到壞上，又把「好狠心的姊姊」叫了無數。

似這樣時悲時喜，時憂時恨，神態怔忡，心情搖搖，也不知如何是好。在雪上滑行，快兩步，慢兩步，想着心思自言自語，獨個兒盡在搗鬼，不覺到了自家後門。本就滿腹悲忿牢騷，一看居室內透出燈光，更有了氣。暗怪乃弟不知事務，出時再三叫他祇留靈前神燈，這般夜深將燈點起引了人來，豈不又遭指摘？本就有氣，正待發作，纔一走進，便聽兄弟送人往前門走出。由暗室中掩到靈堂探頭往外一看，正是自己又恨又怕的緊鄰郝潛夫，不由嚇了一大跳。尚幸心存顧忌，入門時沒有張揚，又在暗室之中走出，否則豈不正被撞破？就這樣，也拿不準潛夫來時早晚，機密泄露也未。一着急，把當晚的滿腔怨毒全發在乃弟身上，暗忖：「事已至此，不泄露還可饒他，如由他口裏吐出機密，反正清議難容，非重重收拾他不可。」當時忿極，怒氣衝衝掩進房中坐下，真恨不能把乃弟毒打一頓纔能出氣。總算蕭清運氣還好，蕭玉到時，剛巧潛夫起身。蕭玉悲忿急怒一齊交加，昏忿心粗，沒有跟出偷聽，竟被蕭清幾句言語遮飾過去，以爲真個無人知曉。蕭玉儘管怨氣難消，天良猶未喪盡，自知所行所爲不合軌道，加以做賊心虛，惟恐鬧起來別生枝節，未操同室之戈，祇怒聲斥責了幾句，便往牀上臥倒。又把心上人所說的話重又反復玩味，似着了魔一般，不住輾轉反側，短嘆長吁，恨一陣，愛一陣，喜一陣，愁一陣。最終覺出如要挽回情愛，與意中人比翼雙棲，不問今晚種種說話舉動是真是假，非代她銳身母仇，決然無望。祇要能將仇人殺死，即使她真個變心薄情，也能挽回。如若故意激將，正可增加情愛。越想越對，方覺還有轉機，猛又想道：「報仇之事大不容易。蕭逸是全村之主，人望所歸。以下弒上，即使僥倖成功，村人定動公忿，休想活命。全村的人都把瑤仙認爲遺孽禍水，豈有不疑心到她之理？況且蕭逸內外武功均臻極頂，靈敏非常。連那三個小兒女都不是隨便能對付的。縱然甘冒不韙，滅倫背叛，身子先近不了，如何行刺？要想乘他教武，身子挨近時驟出不意，下手暗算，蕭逸又得過祖先嫡傳，長於擒拿，奧妙非常，不論旁刺側擊，敵人手略沾身，不被擒住，便被點倒。衆目昭彰之下，就是得手，蹤跡敗露，也跑不脫。無論晝夜、明暗下手，均如以卵投石，一觸即碎，真比登天還難。不辦吧，情人的心又無法挽回。」怎麼想，也打不出主意，鬧得一夜不曾閤眼。天亮便起來，等人籌辦乃母身後之事。

蕭清看出他受了瑤仙挾制，必然心懷不善，也是急得一夜不曾安睡。蕭玉色令智昏，不但對乃弟毫無憐惜，反因昨晚之事遷怒，拿他出氣。一起牀，便厲聲呼斥，借故喝罵。稍辯一兩句，便動手打。因是大年初二，執事人等差不多頭晚都補除夕的缺覺，加上痛惡死人，心中不願，捱到正午，纔行陸續前來。郝老夫妻原是熱腸相助，因昨晚潛夫回

去一說，天生疾惡如仇性情，如何容得。如非乃子已經答應了蕭清，不爲泄露，更恐引起箕豆相煎，蕭清喫了蕭玉苦頭，幾欲過去當衆宣示，大大打罵一頓，纔快心意。背後尚且恨得如此，見了本人，怎忍得住，祇好不去。到了傍午，潛夫纔到蕭家略爲敷衍，推說二老晚間受寒感冒，不能前來。蕭玉本和他不對，此時正盼早點事完天黑，好去崔家暢敘幽情，潛夫又是面對兄弟說話，樂得裝未聽見。郝老夫妻生病不來，更省絮貼，就此忽略過去。這些人一來晚不要緊，蕭清卻喫足了苦頭，被蕭玉罵前罵後，無可奈何，便去靈前撫棺大哭。到了人來入殮之時，蕭玉雖然色令智昏，畢竟母子天性，也免不了一場大慟。蕭清更不必說，衆人都知他年幼可憐，齊聲勸勉，方得少抑悲哀。

潛夫看他成禮之後，乘着蕭玉不在眼前，悄問夜來之事。蕭清知道隱瞞不住，祇得說了個大概。潛夫暗忖：「乃兄爲人無異禽獸，他卻天性純厚，弟兄二人如在一起，就不受害，也必受他人連累。父母昨日已經勸過，就這樣勸他移居師父家中，未必肯去。還是稟告師父，由他做主，喚去相依纔好。」當下也不說破，見蕭玉走來，又寬慰蕭清幾句，便即辭去。回家換了雪具，跑到蕭逸家中，將他弟兄之事和盤托出。蕭逸沉吟了一會兒，答道：「伯祖嫡裔祇此一支，便多不好，也應保全，何況還有一個好的。清侄靈慧，尚有至性，由我教養成人，自不必說。就是玉侄，他和瑤仙未始不是一雙佳偶，年輕人身落情網，無可顧忌，自是難免。若說他們狼子野心，志存叵測，決無此大膽。縱敢犯上作亂，事情也萬辦不到。他兩人既然心許已久，又有兩家母氏遺命，等過百期，索性由我做主，給他們行聘，服滿成婚好了。至於苟且一層，瑤仙平日頗有志氣，昨日我見她甚是哀毀，便玉侄非人，她也決不肯以身蒙垢，永留終身之玷。不過他們平日情愛甚厚，同遭慘變，難免彼此相愛相憐。又因村人厭惡乃母，難免遷怒遺孤，不敢公然來往，祇好背地相見，哪知這樣嫌疑更重。玉侄昨晚尚且前往，以後自不免時常偷會。你既發覺，務要裝作不知，切忌傳揚。須知玉侄不肖，尚有清侄可以繼承。崔、黃兩家至戚，卻僅此一個孤女，若使羞忿不能立足，無論死走逃亡，或激出甚別的變故，均使我問心不安。祇等初六靈柩出屋，便將清侄招來與我同住。玉侄之事，祇要他們發情止禮，不致蕩檢逾越，到時明訂婚禮也就罷了。」潛夫哪知蕭逸明知畹秋死前必有復仇遺命，因看仙人面上，意欲委曲求全，故意說她不會有甚異圖，日後暗中設法挽救。聞言頗不謂然，因未拿着逆謀把柄，不便深說，由此便留了神。不提。

蕭玉因潛夫始終對他不理，想起昨晚之事，大是疑心。人去以後，強忍忿恨，勉強上完夜供，將蕭清喚至房內，把門一關，拿了一根藤條，厲聲喝問：「到底昨晚有無泄漏機密？」蕭清從小挨打受氣，積威之下，神色未免慌張，纔說一句：「哪有此事？」蕭玉便刷的一藤條打向身上。蕭清雖然小好幾歲，平日比他肯下苦功得多，力也較大，祇是

敬他兄長，一味恭順，並非真個不敵。見他家遭慘禍，母死在牀，停屍未殮，竟然背禮忘親，去尋情人私會，昨晚神情言語均似受了蠱惑，欲謀不軌，已是老大不以爲然。日裏既未盡哀，夜來又復欺凌弱弟，一言不合，持鞭毒打，全無絲毫手足之情，未免心寒氣壯。先未及躲，捱了一下重的。蕭玉見他不答，第二下又復打到。蕭清實忍不住，含淚忍痛，一縱避開，也喝道：「媽纔去世，你我同氣連枝，患難相依，理應兄愛弟敬，互相顧惜纔是。我又沒做甚錯事，來是人家自己來的，爲何打我？」話未說完，蕭玉刷刷又接連幾下，俱喫蕭清連使身法躲開。嗣見他不可理喻，追打不休，意欲拔腳逃出。蕭玉嫌他不似往日甘於受責，越發暴怒，低喝一聲：「你敢不服我管，往哪裏跑！」隨着縱身過去，連頭夾背，惡狠狠又是一下。蕭清也真忿極，聞得腦後風生，將頭往側一偏，跟着身子一矮，轉將過來。趁着蕭玉一藤條打到門上，使一個葉底偷桃之勢，抓住藤杆一拉，奪過手來。底下一腿將門踢開，縱將出去。不想迎面輕腳輕手跑來一個女子，蕭清忙往外縱，對方來勢也急，兩下幾乎撞個滿懷。還算蕭清眼快，身子矯捷，身剛縱起，瞥見對面跑來一條白影，喊聲：「不好！」百忙中施展蕭家內功嫡傳，一個懸崖勒馬之勢，身子往左一橫，就勢單足往旁邊茶几角上一點勁，往右上方斜飛出去。祇聽鏘鋃、嘩啦、乒乓、哎呀之聲響成一片，靈堂內頓時大亂。

原來蕭清急於避人，用勢太猛，徑由來人頭上飛過。落時身子朝外，祇顧想看來人是誰，不曾留意身後，腳跟正踹在神桌角上，一下將上首一座兩尺來高的錫燭臺踹翻折斷。上半截連同半支殘燭掉在地下，下半截翻倒在桌上，將靈前供菜果盤撞壞了好幾個。同時蕭玉見兄弟居然搶藤奪門而出，不受責打，愈發怒從心起，惡狠狠跟蹤飛身追將出來，勢子也急。室中祇有一盞半明不滅的神燈，加上三人一陣縱跑帶起來的風勢，燈焰搖搖，光景越發昏暗。蕭玉正低聲喝罵，兩眼一花，見蕭清縱起，祇知怒極前撲，不想前面還有一人。來人也不知是否存心，明明見對面有人，仍往前跑。這一來，兩下里都收不住勢，恰撞了個滿懷。來人又是女子，「哎呀」一聲，跌了個屁股墩子。蕭玉力大勢猛，一把人撞倒，心中一驚，一把沒抓住，身反向前一探，喫來人啪的就是一個嘴巴。低聲喝道：「你瞎眼了麼？」蕭玉這纔聽出是絳雪的聲音，不由又慌又喜，哪還再顧別的，忙伸手想去扶時，絳雪已由地上縱起，低喝道：「你這個欺負兄弟的壞人，哪個理你？」說完，轉身要走，蕭玉懸心了一夜，方欲打完兄弟，再候片時，便硬着頭皮再去見瑤仙傾吐心腹。想不到絳雪會來。昨晚曾經託她，料知必有佳音。半邊臉打得火辣辣的，也忘了用手去摸。哪知絳雪是恨他追打她的心上人，又喫撞了一跌，心中不忿，先打了他一掌不算，還要故意做作，向蕭清賣好。蕭玉一見絳雪要走，如何肯放，也不顧蕭清在側與否，慌不迭縱步上前，將門攔住，央告道：「好妹妹，是我一時沒有看真，誤撞了你。我給你賠禮，千萬不要見怪。請到屋裏坐吧。」絳雪答道：「你撞了我不要緊，我

祇問你，爲甚麼要打他？」蕭玉道：「妹子你不曉得，一言難盡，人都被他氣死，我們去至屋裏說吧。」絳雪道：「我知他爲人極好，又最尊敬你，媽纔死了兩天，你就欺負他，我就不依。」

蕭玉知道瑤仙最怕物議，哪敢說了昨晚歸來，潛夫方由家中走出之事，祇得急辯道：「我恨他不聽教訓，想拿藤條嚇他，不料他又兇又惡，反被奪去。你看藤條不還在他手裏，剛放下麼？他仗着向外人學了點本領，哪把我當哥哥的放在心上，將來他不打我就是好的，我還欺得了他？不信你問他去，我剛纔打了他一下沒有？」絳雪見蕭清已將手中藤條放下，剛把碎盤碎碗、斷了的燭臺一齊撿開，由桌底取了一對完整的燭臺換上，一邊擦着眼淚，好似傷心已極。情人眼裏越發生憐，聞言忙就勢跑過去，笑臉柔聲問道：「清少爺，大哥打了你麼？你對我說，我給你出氣。」蕭清先聽這一對無恥男女的稱呼問答，已是傷心忿激，哪裏再見得這等賤相。怯於兄威，不敢發作，祇鼻子裏哼了一聲，捧起那堆破碎祭器，回身往裏便走，正眼都沒看絳雪一眼。絳雪好生無趣，忽又想起昨日雪中滑倒之事，不禁心中一酸，一股冷氣又由脊骨縫起，直通到腦門，暗中淚花直轉。蕭玉仍不知趣，忿忿說道：「妹子，你看他多該死，你好心好意問他的話，他這個背時樣子，怎不叫人生氣？」絳雪怒道：「都是你不好，你管我哩！」蕭玉因外屋隔溪便是郝家，恐被跑來看去，重又卑詞請進。

蕭清已走，絳雪無法，祇得就勢下坡，同到蕭玉房中，把滿腔怨忿，全發放在蕭玉一人身上。坐在那裏祇是數說，又怪他昨晚不該窗下偷聽，被瑤仙認爲輕薄浪子。好好的事，自己敗壞，要和他一刀兩斷，永不相干。急得蕭玉無法，再三央告，託她挽回。絳雪纔說出經她一夜苦勸，略微活了點心。「如今纔叫我來喚你，半夜無人之時前去。仇人所留女僕已經設法遣走，家中無人，甚話都可說。但是成敗在此一舉，莫要再和昨晚一樣，自尋苦惱。」蕭玉一聽，立時心花怒放，破涕爲笑。又怪絳雪：「這等好音，先怎不說？不然早就跟你走了，豈不害姊姊久等，又來怪我？你耽延時候，這裏郝氏父子是奸細，如被闖來看破，如何是好？」邊說邊忙着穿衣着橇。絳雪攔道：「你忙甚麼？天還早呢。剛給你把事辦好，又怪人了，以後還用我不用？我要怕人，還不來呢。姊姊是千金小姐。我呢，命是她家救的，本來根底，祇有死去的恩父恩母知道，莫說出身平常，就是真好，總做過她家丫頭。事情不鬧穿，大家都好；如果鬧穿，被人看破，自有我一個人來擔這惡名，連你都不會沾上。我爲你用了這麼多心血，不說怎麼想法謝我，反倒埋怨起來，好人就這麼難做麼？」蕭玉連忙謝過，又說了些感激的話。絳雪微嗔道：「門面話我不愛聽，盡說感激有甚麼用？這樣雪天雪夜，不避嫌疑，擔着千斤擔子，悄悄冒險跑來，一半自然是爲了姊姊，想成全你們，將來配一對好夫妻，但是我的來意還有一半，你知

道麼？」

蕭玉一聽，她的話越說越離徑。一時誤會，以爲她也看中自己，想和瑤仙仿效英、皇，來個二女同歸。絳雪娟麗聰明，瑤仙與她已是情同骨肉，此舉如得瑤仙贊同，未始不是一樁美事。但是瑤仙機智絕倫，捉摸不定，自己常落她的算中。萬一姊妹兩個商量好了，來試探自己，女子性情多妒，這一決裂，更難挽回，哪敢輕率從事。便拿話點她道：「妹子成全我的婚姻，無異救命恩人。自古大德不言報，何況我這一身，業已許給瑤仙姊姊，沒齒不二，死生以之。我不能昧起良心來說假話，妹子如有用我之處，還須聽她可否。即便爲你赴湯蹈火，也是出於她意，不能算我報德。別的身外之物，豈是妹子看得上眼的？」還要往下說時，絳雪見他仍不明白來意，反錯疑自己也想嫁他，好生羞忿。心事本難明言，無奈時機難得，不趁此挾制，少時他和瑤仙一見面，經過昨晚一番做作，此後全是柔情蜜意，兩人情分絕比自己還深得多，如何能拿得他住？一着急，不禁把心一橫，頓足立起，怒道：「你這些話，把我當做甚人看待？昨晚不是我哭勸姊姊一晚，能有今天麼？我把話都說明了，還裝不懂，氣死人了！」蕭玉惶恐，直說自己實在糊塗，不測高深，你我情分無殊骨肉，有甚麼事，何妨明說呢。絳雪道：「我這事，你就問姊姊，她也極願意的。我這時候和姊姊一樣，祇是一條命，不怕害羞了。本來我想由姊姊自己向你說的，但是我心都用碎了，這簡直是前世冤孽，已不得早點說定，纔朝你說的。別的我也不要報答，祇要你幫我說幾句話，問個明白。最好叫他同我當面說句話，能如我願，不要說了，如真嫌我，以後也好死了這條心，專爲姊姊出力拼命，報答她全家對我的好處。不管行不行，請你以後少拿出哥哥的威風欺壓人家。莫看你比他大幾歲，要照爲人來說，你哪一樣也不如他呢。這你總該明白了吧？」

蕭玉聞言，方始恍然大悟。料她屬意兄弟已久，情發於中，不能自制。暗忖：「她兩姊妹如能變爲妯娌，真再合適不過。無奈兄弟性情外面和順，內裏固執。從小不喜和女孩打交道，尤其對於瑤仙落漠無禮。便自己不愛他，也是由此。加以年幼不解用情，昨晚今朝又連遭打罵。如若日後軟硬兼施，連勸帶逼，或者尚可。當時要他吐口應允，必更說絳雪無恥賤婢，不屑答理。甚至還會說出全家遭慘禍，便命婚媾，喪心病狂，何以爲子等等不中聽的話，擡出一大篇道理來，叫人無話可答，豈非自找無趣？」想婉言回覆，姑且從緩，包在自己身上，必使將來成爲連理。話剛說了一半，絳雪冷笑道：「我也隨姊姊讀過兩年書，人之相知，貴在知心。人各有志，勉強的事，漫說不成，就成，有甚麼意思？就拿你這人說，品行學問，武功聰明，一無可取，哪點配得上我姊姊？不就是看你用情專一，對她至誠，將來不致負心這一點麼？我祇要你代我問兩句話，好定我的心志。也不是非他不可，決不強求。說到就算你報答了我。不成我認了，以丫角終老，

決不怪誰。天已快到時候，祇管耽擱怎的？」蕭玉見她意甚堅決，祇得應了。忙往後屋去尋蕭清時，誰知蕭清見絳雪夜間到此，行蹤詭祕，入室不走，疑有甚麼奸謀，早回到堂屋，竊聽了個大概，咬牙切齒，暗罵：「天下竟有這樣不顧廉恥的女子，漫說我不會娶妻，就娶也不會要你。」見乃兄走出，知要尋他麻煩，忙往黑影裏一閃。蕭玉剛進後屋，絳雪也悄悄跟了尾隨在後，意似暗中探聽蕭玉去做說客，是否爲她盡心。蕭玉忙着去會瑤仙，巴不得早點說定好走。他以爲兄弟定在後進暗室中哭泣，絳雪又一意尾隨蕭玉，二人全未看見外屋板壁間藏的有人。蕭清知道兄長天良已喪，難免威逼糾纏，又要慪氣，趁二人入內之便，索性溜走。到了門外，縱身上屋，再由屋頂施展輕功，踏着積雪，繞到後進屋上待了一會兒，側耳往下靜聽。蕭玉是由後屋又找向前面，蕭清知他早就想走，後門未關，便輕輕縱落，如捉迷藏一般，由黑地裏掩了進去，仍藏在靈堂隔壁屋內，偷偷聽乃兄動靜。

蕭玉因前後進各房找遍，不見兄弟蹤跡，又點了一個火捻子，二次到處尋找。做賊心虛，還用一塊椅墊擋住向外一面，以防外人窺見。因爲情急心慌，絳雪始終掩在他的身後，也未覺察。蕭清進屋時，蕭玉剛由後屋走到靈堂外去，見兄弟仍然無蹤，氣得亂罵：「該死的東西，往哪裏撞魂去？這樣要緊關頭，害我苦找，又不好大聲喊的。你要是去到郝家，向老鬼、小鬼訴冤去，那除非你不回來，再要爲你盡耽擱時候，姊姊等久怪我，回來非跟你拼命不可。」絳雪見蕭清不在，料知成心避出，決難尋回。又聽蕭玉一個人自言自語搗鬼，也恐瑤仙等久懸念，心裏一涼，不禁「唉」了一聲。蕭玉聞聲回顧，知她衛護兄弟，適說狠話，諒被聽去。方恐嗔怪，絳雪卻道：「你等不得，那就走吧。祇要誠心照我話做，也不必過於逼他，在這三兩天內給我一個迴音，就承情了。」蕭玉忙道：「那個自然，這樣再美滿不過。他又不是瘋子，我想他一定喜歡，決無不願之理。」絳雪聞言，似有喜色，忽又雙眉一皺，嘆口氣道：「你倒說得容易，要知這是我前一世的冤孽魔債。不用找了，走吧。」蕭玉巴不得說此「走」字，就勢回步。因見絳雪鍾情太甚，祇圖討她喜歡，邊走邊道：「他決不敢不聽我的話，真要不知好歹，看我饒他！這時不見，或許往郝家告狀去了呢。」絳雪道：「這人天性最厚，任多委屈，也決不會壞你的事。不是見我不得，便是怕你有話避人，少時又欺負了他，躲出去了。向外人亂說，一定不會這樣。你走後門，我走前門，分路出去，也許能遇上呢。但是你想他聽你話，以後再也不可欺負他了。」

蕭玉忙着快走，口裏應諾。匆匆整理好了雪具，先送絳雪走到前面，探頭細看，郝家燈光盡滅，諒已全家入睡。放放心心催着絳雪穿上雪具，約定同行地點，出門上道。趕急閂門，往後門跑去。蕭清知道此時再不出面，必疑自己向外人泄漏機密，回來又是禍事。

想了想，料與情人相見心急，必無暇多說。聽他迴轉，故意出聲走動。蕭玉見兄弟忽然出現，雖然急怒交加，一則心神早已飛走，無暇及此，二則守着絳雪之誡，事須好商，不便發作。匆匆停步，喝問：「你往哪裏去了，如何尋你不到？」蕭清知道他適纔沒敢高聲呼喊，隨口答道：「我自在後房想起爹媽傷心，後來口渴，見崔家丫頭在房內，不願進去，摸黑到廚房喝了半瓢冷開水，哪裏都未去。沒聽哥哥喊，哪曉得是在找我？」蕭玉將信將疑，不及盤問，祇低喝道：「表嬸臨終，已收絳雪妹子爲義女了。她是你二表姊，以後不許再喊丫頭名字得罪人。這會兒沒工夫多說。今晚你再放個把奸細進來，就好了。」隨說隨走，說完，人已往後門跑去。

蕭清見乃兄毫無顧忌，一味迷戀瑤仙，天性淪亡。神志全昏，早晚必定受人愚弄，犯上作亂，惹那殺身之禍。又是心寒，又是悲急，暗中叫不迭的苦。見人已走，祇得去把後門虛掩，將神燈移向暗處，室燈吹滅，不使透光，以防潛夫再來叩門。也不敢再出聲哭泣，祇趺坐在靈前地上，對着一盞昏燈，思前想後，落淚傷心。暗祝陰靈默佑兄長懸崖勒馬，迷途早返。一面再把潛夫所勸潔身遠禍，移居叔父家中的話，再四考量輕重利害。最終尋思：「兄長受了賤人蠱惑，無可諫勸，禍發不遠。自家雖是蕭氏宗支，先世不曾同隱，情分上本就稍差。父母在日，與村人又不融洽。再經這一場禍變，難免不怨及遺孤，加心嫉視。安分爲人，日久尚能挽轉。若做那桑間濮上等蕩檢逾閑的醜事，村人已是不容；再要爲色所迷，受挾行兇，有甚悖逆舉動，不但本人難逃公道，自己也必受牽連，爲時詬病，有口難分。縱不同謀助逆，也是知情不舉。好了，受些責辱，逐出村去；一個不好，同歸於盡。弟兄同難，原無所用其規避。但是父母已被惡名，他又多行不義，生慚清議，死被惡名。自己不能幹蠱，反倒隨以俱盡，父母血食宗祠由此全斬，不孝之罪豈不更大？何況他還要強逼娶那無恥丫頭，不允，日受楚辱，更傷兄弟之情；允了，不特心頭厭惡，以後事敗更難自拔。」越想越難再與同處，決定敷衍過了破五，靈棺一葬，便即離去，搬到叔父家中避禍，以免將來波及，反而更糟。日夜悲思，疲勞已極，主意拿穩，心神一定，不覺伏到蒲團上面，昏沉入夢。不提。

且說蕭玉出門，踏上雪橇，趕上絳雪。假說兄弟沒有見到，以免無言可答。一路加急滑行，仗着沿途人家絕少，又都夜深人睡，一個人也未遇見。趕到崔家，遙見燈光全熄，全屋暗沉沉，料想來晚，瑤仙久等生氣，以入睡相拒，好生焦急。又不敢埋怨絳雪，得罪了更難挽回，急得不住唉聲嘆氣。絳雪明知他心意，也不去理他。快要到達，方對他道：「玉哥，嘆氣作甚？來晚了吧？」蕭玉見她反而奚落，忍不住答道：「你還說哩，都是……」說到「你」字，又縮回去。絳雪怒道：「都是甚麼？都是我耽擱的，害了你是不是？」蕭玉忙分辯道：「妹子，你太愛多心了，我哪裏說你？我是說，都是我命苦，

把心挖出來也沒人知道，真恨不如死了的好呢。」絳雪冷笑道：「那倒用不着費那麼大事，少埋怨人幾句就好了。我既說得出，就擔得起。你屋還未進，就着急做甚麼？」說時已到堂屋門前。蕭玉見一排幾間屋沒一處不是黑的，料定瑤仙生氣無疑。昨晚已經喫過苦頭，哪敢再冒昧闖門而入。見絳雪推開堂屋門，走到瑤仙門前掀簾而入，心亂如麻，也沒留神細看，恐又見怪，祇得站在門外候信。

方在猶疑不定，忽見絳雪在房內將頭探出簾外，細聲說道：「到了家屋，怎不進來，還要喝一夜寒風麼？請你把中間堂屋門關好，上了門閂。我冷極了，要回房去烤火，不由前面走了。」說時，蕭玉瞥見簾內似有微光透映，又不似點燈神氣。聞言如奉綸音，不等說完，諾諾連聲走將進去，放下雪具，匆匆關好堂屋門，朝靈前叩了三個頭。慌不迭掀簾鑽入一看，室內無燈無火，冷清清不見一人，僅裏面屋內簾縫中射出一線燈光。不知瑤仙是喜是怒，許進不許，正打不出主意。忽聽裏屋通往後間的門響了一下，彷彿有人走出，跟着又聽瑤仙長嘆了一聲。蕭玉忙也咳嗽一聲，半晌不聽迴音，提心吊膽，一步步捱到簾前，微揭簾縫一看，忽覺一股暖氣從對面襲上身來。室內爐火熊熊，燈光雪亮，向外一排窗戶俱都掛着棉被。絳雪不知何往，祇剩瑤仙一人，穿着一身重孝，背朝房門，獨個兒手扶條桌，對着一面大鏡子，向壁而坐。不由心血皆沸，忍不住輕喚了聲：「姊姊，我進來了。」瑤仙沒回頭，祇應聲道：「來呀。」蕭玉聽她語聲雖帶悲抑，並無怒意，不由心中一放，忙即應聲走進。瑤仙偏臉指着桌旁木椅，苦笑道：「請坐。」蕭玉忙應了一聲，在旁坐了。見瑤仙一身縞素，霧鬢風鬟，經此喪變，面龐雖然清減了許多，已迥非昨日模糊血淚，宛轉欲絕情景。本來貌比花嬌，肌同玉映，這時眉鎖春山，眼波紅暈，又當寶鏡明燈之下，越顯得丰神楚楚，容光照人，平增許多冷豔。令人見了心悽目眩，憐愛疼惜到了極處，轉覺欲慰無從，身魂皆非己有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坐定半晌，纔吞吞吐吐道：「好姊姊，你昨日傷心太過，我又該死，害你生氣。回去擔心了一夜。今天稍好些麼？人死不能復生，姊姊還是保重些好。」說完，見瑤仙用那帶着一圈紅暈的秀目望着自己，祇是不答，也未置可否。看出無甚嗔怪意思，不由膽子漸大，跟着又道：「姊姊，你這個弟弟昨天也是新遭大故，心神悲亂，雖然糊塗冒昧，得罪姊姊生氣，實在一時粗心，出於無知，纔有這事。剛纔因絳妹怕走早了，防人知道，來得又晚一些。昨晚我心都急爛了，望好姊姊不要怪我吧。」說完，瑤仙仍望着他，不言語。蕭玉面對這位患難相處的心頭愛寵，絕世佳人，真恨不能抱將過來，着實輕憐密愛一番，纔覺略解心頭相思之苦。無如昨晚一來，變成驚弓之鳥，再加上瑤仙秋波瑩朗，隱含威光，早已心懾。惟恐絲毫忤犯，哪裏還敢造次。又想不出說甚話好，心裏也不知是急是愁，彷彿身子都沒個放處。由外面奇冷之地進到暖屋，除雪具、風帽留在堂屋外，身着重棉，一會兒便出了汗，臉也發燒，又不便脫去長衣。心愛人喜怒難測，尚懸着心，呆

了一會兒。

蕭玉還在忸怩不安，瑤仙忽然輕啓朱脣說道：「你熱，怎不把厚棉袍脫了去？」蕭玉聞言，如奉綸音，心花大開。忙即應聲起立，將長衣脫去，重又坐下。瑤仙忽又長嘆了一聲，流下淚來。蕭玉大驚，忙問：「好姊姊，你怎麼又生氣了？是我適纔話說錯了麼？」瑤仙嘆道：「你適纔說些甚麼，我都沒聽入耳，怎會怪你？我是另有想頭罷了。你這兩天定沒喫得好飯，我已叫絳妹去配酒菜、消夜去了。等她做來，你我三人同喫，一醉方休，也長長我的志氣。」蕭玉知她母仇在唸，情逾切割，怎會想到酒食上去？摸不準是甚用意。想了想，答道：「我這兩天喫不下去，姊姊想喫，自然奉陪。」瑤仙玉容突地一變，生氣道：「事到今日，你對我說話還用心思麼？」蕭玉見她輕嗔薄慍，隱含幽怨，越覺嫵媚動人，又是愛極，又是害怕，慌不迭答道：「哪裏，我怎敢對姊姊用心眼？實對姊姊說吧，現時此身已不是我所有，姊姊喜歡我便喜歡，姊姊愁苦我便愁苦，姊姊要我怎麼我便怎麼。不論姊姊說真說假，好歹我都令出必行，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辭哩。」瑤仙聞言，微笑道：「你倒真好。」蕭玉方當是反話，想要答時，瑤仙忽伸玉腕，將蕭玉的手握住，說道：「你當真愛我不愛？」蕭玉先見瑤仙春蔥般一雙手擱在條桌上面，柔若無骨，幾番心癢，強自按捺，想不到會來握自己的手。玉肌觸處，祇覺溫柔瑩滑，細膩無比。再聽這一句話，事出望外，好似酷寒之後驟逢火熱，當時頭腦轟的一下，不由心悸魄融，手足皆顫。愛極生畏，反倒不敢亂動，祇顫聲答道：「我、我、我真愛極了！」瑤仙把嘴一撇，笑道：「我就見不得你這個樣子，大家好在心裏，偏要表出來。」隨說隨將手縮回去。蕭玉此時手籠暖玉，目睹嬌姿，正在心情慾化的當兒，又看出瑤仙業已心傾愛吐，不再有何避忌，如何肯捨。忙順手一拉，未拉住，就勢立起挨近身去，顫聲說道：「好姊姊，我今天纔知道你的心。真正想死我了。」邊說邊試探着把頭往下低去。瑤仙一手支頤，一手在桌上畫圈，一雙妙目卻看着別處，似想甚心思，不怎理會。蕭玉快要挨近，喫瑤仙前額三兩絲沒梳攏的秀髮拂向臉上，剛覺口鼻間微一癢，便聞見一股幽香襲入鼻端。再瞥見桌上那隻粉團般的玉手，愈發心旌搖搖，不能自制。正待偎倚上前，瑤仙祇把頭微微一偏，便已躲過。回眸斜視，將嘴微努道：「人來了是甚樣子？放老實些，坐回去。我有話說。」蕭玉恐怕觸怒，不敢相強，祇得返坐原處，望着瑤仙，靜候發話。等了一會兒，瑤仙仍是面帶笑容，回手倚着椅背，嬌軀微斜，面對面安閒地坐在那裏，一言不發。蕭玉見她今日哀容愁態全都掃盡，目波明媚，口角生春，似有無限情愫含蓄在內。不由越看越愛，心癢難搔。早知不會見怪，深悔適纔膽小退縮，將機會錯過，未得稍微親近，略解多少相思之苦。

正打不出主意，借甚機緣二次發動。瑤仙見他呆望，嫣然笑道：「你想甚麼？我有哪點

好，值得你這樣愛法？」蕭玉聞言，心花怒放，賠笑答道：「姊姊，你玉骨冰肌，靈心慧質，我想天上神仙也未必有你這樣美麗，怎叫人不愛呢？」瑤仙見他口裏說着話，手卻悄悄伸將下去在拉坐下椅子，似想挨近，笑道：「呆子，你拉椅子做甚麼？要坐過來，就大大方方把椅子搬過來，莫非捱得近些還有甚好處麼？」蕭玉喫她道破，不由臉上一紅，乘機涎臉笑答道：「好處多呢，我得和姊姊稍微親近，死也甘心，便叫我做神仙我都不換。我跟姊姊同坐一起吧。」隨說隨又起立，走向瑤仙身側，一面留神覷着瑤仙面色喜怒，一面移坐過去。瑤仙所坐靠椅本寬，可容二人並坐。蕭玉玉肩相併，息勝吹蘭，目覷瑤仙並無怒容，自覺心口怦怦亂跳。正待再進一步，回手挽肩相偎相倚，瑤仙祇將身子微側，人已輕巧巧離座而起，笑道：「少爺，這把椅子好，我讓你如何？」蕭玉慌不迭伸手想拉時，瑤仙一偏身轉向椅後，手指朝蕭玉臉上輕輕颳了一下道：「沒羞的東西。」蕭玉猛覺一股溫香自瑤仙袖口透出，不禁心中又是一蕩，忙伸手一把拉住瑤仙的手腕。方覺柔膩瑩滑，無與倫比，瑤仙已甩手奪開，斜睨蕭玉，白了一眼，翩若驚鴻，往外屋走去，蕭玉忙喊：「好姊姊莫走，我不敢了。」待要追出，瑤仙隔簾微嗔道：「我有事去，就來。又不聽話了麼？」蕭玉忙應：「我聽，我聽。」接着便聽履聲細碎，走向別屋中去。

蕭玉獨坐室中，回味適纔情況，直似癡了一般。心神陶醉，周身火熱，通沒一個安頓之處。徹骨相思，一朝欣慰，一心祇盼瑤仙頃刻即回。看今夜情景，縱不能銷魂真個，也必可以相偎相抱，得親玉肌，愛她一個半夠。這時任有天大的事，也都置之度外了。誰知等了一會兒，全然無信，連絳雪也不見到來。耳聽室外銅漏水聲滴滴，算計天已不早，家有重喪不容不歸。自己一肚皮的話，一句尚未向瑤仙傾吐。當這千金難買的光陰，平白糟掉，豈不可惜？始而心焦。明知二女必在別屋，以前也曾去過，一找就到。有心尋她回來，無奈玉人難測，閨令森嚴，不容假借。自己又曾答應惟命是從，萬一借此相試，誤走了去，將她惹惱，如何彎轉？想去不敢，不去又急得毛焦火燎，心旌懸懸；越等越情癡，滿腹熱愛無從發泄，倏地起身撲向瑤仙牀上，先抱起瑤仙常睡的枕頭，連親帶嗅，摟得緊緊，低聲喊道：「好姊姊，親姊姊……」發狠親熱了一陣。後又得到瑤仙兩隻繡鞋，撫摸親愛，朝鞋裏不住亂親亂聞。低聲直喚：「好姊姊，愛死我了。」

似這樣狂熱虛愛了一陣，二女依舊一人未來。漸漸愛極生恨，在室中抓髮捶胸，低罵：「狠心姊姊，害得我好苦！」不禁傷心，落下淚來。剛在酸楚難受，忽聽身後有人嗔道：「好！你罵姊姊，我去告訴她去，看還對你這個沒良心的好不？」蕭玉大驚，回頭一看，正是絳雪，三不知掩了進來，正站在自己身後，手裏捧着一個木菜盤。繡鞋正在手內，牀上枕被也都零亂，惟恐真去告發，慌不迭將鞋先藏在懷中，忙着作揖打躬道：「好妹

妹，親妹妹，我哪敢罵姊姊？謝謝你，她剛對我好一點，你一告我，就全糟了。」絳雪嗔道：「說你沒良心，還不認。她纔對你好一點麼？這比罵她還要可恨。」蕭玉信以爲真，急得一面打躬，一面慌不迭分辯道：「她對我真好極了！我怕你告，纔那樣說的。謝謝妹妹，成全我吧。再說，她走來聽見就糟了。」

話剛說完，忽聽瑤仙從別屋中走來。口喊：「絳妹，打簾子，我騰不出手。」蕭玉方在惶急，絳雪笑道：「姊姊說你呆子，一點不差。也不幫我接接東西，盡說這些空話有甚用處？」蕭玉纔想起絳雪手裏有托盤，忙即應聲接過，放向桌上。絳雪隨轉身將簾揭起，瑤仙也用木盤託着一個小火鍋和好些食物走了進來，笑對蕭玉道：「大少爺，受等受等。這火鍋是用雞湯煮，現喫現下的抄手（即餛飩），外配糟冬筍、梨窩菌油、風雞、燒臘鴨子和兩盤四饟臘味。這都是妹兒見我兩娘母年前沒心腸辦年貨，她私自做的，也都是你愛喫的東西。今夜我安心振起精神，高高興興消個好夜，補補我們三個這些天的苦。快請一同享受吧。」蕭玉見了瑤仙，不由得又喜又恨，暗忖：「你原來幫着絳雪做消夜裏抄手去了，誰稀罕喫這些東西？與其這樣，還不如早來一步，領你的情呢。又偏要來在絳雪後面，當着人，一定又是拿架子，連手都不能捱了。」心中怨望，卻不敢現於辭色，忙說：「謝姊姊厚意。祇是良宵苦短，爲樂不長，是件恨事呢。」瑤仙道：「初春夜長，包你喫完回去，還來得及。今天過完還有明天，就這一夜工夫完了麼？明天一黑，你就想法子自己來。好在你那兄弟雖不和你同心，準定不壞你事。我已拿定主見，不畏天命，不恤人言，好了在此，不好同走，還怕甚麼？不過不像你這位呆相公，祇圖眼前，不作長久計算罷了。我姊妹都餓了，快喫吧。」說時，絳雪已把杯盤菜碟擺在旁邊八仙桌上，火鍋放在當中，由木盤裏抓些抄手下去，將鍋蓋好，斟了三杯酒。瑤仙讓蕭玉坐左，絳雪坐右，自己打橫居中而坐。二女俱都有說有笑，高興已極。蕭玉因瑤仙雖然暫時使自己失望，話卻有因。而且明日可以早來，無須候召和託絳雪先容，從此變爲入幕之賓。喪事辦完，便可整日廝守，設有礙難，立即相攜出山，地久天長，永不分離，真是美滿非常。加以旨酒佳餚，秀色同餐，不禁又快活起來。

一會兒抄手煮熟，二女先盛出三碗，續上新湯，抓些再下。瑤仙喫了幾杯酒，再喫些熱抄手，玉頰生春，越顯嬌豔。蕭玉不由得越看越心癢，上面不好動手，始而試探着一點一點用腳在桌底去挨瑤仙的腳。暗覷瑤仙神色自如，仍是勸喫勸飲，纖足由他挨踏，也未移動。料定瑤仙已經決意委身相從，可以任憑親愛，不再矜持，膽漸放大。又嫌兩鞋相挨尚不稱意，便把腳縮了回來，將棉鞋暗中褪下，輕輕踏在瑤仙腳背上，覺得軟綿綿舒服已極。有心踩她一下，又怕踩痛。手裏拿着羹匙方在胡思亂想，絳雪忽然嗔道：「我爲你半夜裏在雪地上跑來跑去，又做消夜，卻拿我當腳踏板用。總算你這位大少爺體

貼人，居然肯把老棉鞋脫掉，沒拿了泥腳踩我。還不縮回，莫非這兩天嫌我腳沒爲你跑斷麼？」絳雪口裏說話，腳仍不動。蕭玉正當得意出神之際，先未入耳，到了末兩句，纔聽出絳雪似朝自己發話。偏頭一看，原來瑤仙料出他坐在一起不肯老實，早把雙腳縮在椅環以內，以致蕭玉錯踩了絳雪的腳。不禁臉漲通紅，又愧又急，又怕瑤仙生氣，錯疑自己和絳雪也有瓜葛。一面慌不迭偏轉腳將鞋穿上，以爲瑤仙必要責難，祇覺無地自容，想不出說甚麼話好。誰知瑤仙低頭看了一眼，抿嘴微笑，面上更無絲毫不快之色。絳雪也是說過拉倒，腳縮回去，便去揭鍋抓抄手，更不再提前事。心始稍安。忸忸怩怩喫完消夜，二女共撤殘餚。蕭玉恐瑤仙又要隨出，紅着一張醉上加羞的醜臉，笑向瑤仙道：「讓妹子一人偏勞吧，天已不早，我還有兩句話要和姊姊說呢。」瑤仙笑道：「先在桌上怎麼不說？我們說話還背絳妹麼？」絳雪冷笑了一聲，祇收拾盤碗，卻不走出，意似等了同行。蕭玉知話說錯，又不能說出是想背了絳雪好和她親熱。一着急，越發口吃，結結巴巴，祇說：「我、我……」答不出來。瑤仙仍作不解道：「你說有話，叫你說，又吞吞吐吐。再不說，我就收拾東西去了。」蕭玉無法，勉強答道：「那就等姊姊、妹妹收拾回屋再說吧。」絳雪撇嘴悄語道：「這時候，頂好我一輩子不回屋，纔對心哩。等我？奇怪！」說罷，掀簾自出。瑤仙也拿着殘餚隨同出去。氣得蕭玉坐在椅上，眼對着房梁直嘆氣，以爲二女必是同回，今晚定成虛願。

不料沒有半盞茶時，瑤仙拉簾走進，絳雪並未偕來。蕭玉心中狂喜，忙離座迎上前去，喜道：「好姊姊，適纔怎去半天不回？等得我好苦。」瑤仙接口道：「天都快亮了。也是我今晚想得大開，忘了忌諱，差點誤事。甚麼都等明晚早些來了再說吧。這時我的心慌，你快些回去吧。」說完，轉身拉簾，直催快走。蕭玉見她面帶驚惶，知她性情，如再糾纏不捨，定致觸怒，祇好應聲隨出。瑤仙在前領送，行動急迫，哪有親近機會，蕭玉自然失望已極。到了堂屋，瑤仙催着他將雪氅穿上。快出門時，蕭玉剛跨門檻，酸聲喊了一句：「姊姊！」瑤仙忽從身側椅上拿起一頂風帽和一件狐皮斗篷，喚道：「玉弟慢點，風雪寒天，這時更冷。等把爹爹的風帽、斗篷穿上，招呼凍病了，哪個來管你？到家藏好。明晚再來，不要被旁人看見。」隨說隨給蕭玉親手穿戴。蕭玉見她深情款款，關愛周至，愈發感激熱愛，浹髓淪肌，口中應謝，將頭一回。恰巧瑤仙正繫風帽飄帶，沒留心他回頭，這一來兩人的臉相隔祇兩三寸。蕭玉聞着瑤仙嘴內酒香，心神大蕩，再也按捺不住，就勢往前一湊，正親在瑤仙玉頰上面。方覺神魂飛越，半身酥麻，待要不管青紅皁白回身摟抱，着意親熱一下。誰知瑤仙已將帽上飄帶結好，微嗔道：「你醉了麼？還不快走！」順手一推，蕭玉被推了出去。蕭玉覺着無甚怒意，還待回身略微纏綿再走，瑤仙更比他快，人一離門，早隨手將門關上。蕭玉急道：「好姊姊，今晚我真感激你……」底下還未出口，瑤仙已對着門縫朝外低聲說道：「我曉得你的心。乖些回去

睡個好覺，明天話多呢。我也回房安歇，今晚這門是萬不能再開了。」說罷，微聞履聲入室。

蕭玉知道無望，祇好踏雪上路，一邊想着今晚這樣出乎意料的喜遇。當此男女熱愛期中，初嚐到一點甜頭，好似餓嬰見乳，祇嚐一口，比起未喫時還饞十倍。回味固是無窮，比沒得到時也更難受得厲害。思潮起伏，周身火熱，腳底無形加快，不消多時便到了家。仍由後門入內，見到處漆黑，不聽一點聲息，心疑蕭清已睡。摸黑走過靈前一看，燈燭全息，祇有靈前一盞神燈半明不滅，吐着星星殘焰。從歡場到此，愈顯淒涼，這纔想起母死悲慘。心方一酸，猛瞥見蒲團上蜷伏着一條人影，剔去燈花一瞧，竟是同胞骨肉蕭清。看室中情形，分明防有人闖進，熄去燈火，在此守候，爲時過久，倦乏睡去。不由天良激發，生了憐愛，俯身下去，想將蕭清抱向房中安睡。手纔挨近，忽聽蕭清哭喊道：「哥哥，你莫打我，我沒對人說呀！」蕭玉聽他夢話都在怕受責打，想起連晚遷怒打他情形，越發內愧心酸，忙喊：「弟弟，快隨我到屋裏睡去，地下恐怕凍着。」蕭清聞聲驚醒，見是乃兄，連忙爬起，便問：「哥哥甚時回家？怎我睡得這麼死？」蕭玉答說：「天快亮了。屋裏火盆不知熄了沒有？」蕭清算計火盆將熄，恐怪他貪睡偷懶，慌道：「也許沒滅，我這就生火去。」蕭玉見他惶急，忙道：「我不冷。神堂四面透風，你先到屋裏暖和一會兒，我生火吧。」

蕭清平時慣受乃兄呼喝支遣，聞言頗覺奇怪。猛看到蕭玉那身穿戴，又聞見口中酒氣，纔想起乃兄到崔家去這一夜，將亮纔回。神情和順迥非昔比，定是有點問心不過，纔會這樣。不禁又急又怕，呆在那裏做聲不得。蕭玉還當他剛剛醒來之故，便道：「你已凍了好一會兒，我們且去房內，看火盆熄了，再生不遲。」說罷，拉了蕭清一隻冰冷的手，同走進房，壺水正開，火盆恰有餘焰。蕭玉便將斗篷、風帽脫下，疊好藏起。蕭清便向盆中加炭，將火添旺。望着蕭玉想問，又恐觸怒，祇得自去將桌上的燈剔亮，喊道：「哥哥快睡，不多一會兒，就該起了。」蕭玉回時滿心歡喜，祇信瑤仙之言，沒有注意天色。聞言想起路上走了一陣，好似天快亮情景。揭開窗簾，就窗隙往外一看，四外仍是黑沉沉的。忙到外屋一看壺漏，離天明少說也有個把時辰。先頗怨望，後悔走回得太快。繼一尋思：「瑤仙今晚那樣深情蜜意，不是她家壺漏不準看錯時候，便是怕自己連日憂勞，好令我安心早歇。分明好意，怎又怪她？」蕭清也覺出離明尚早。再看乃兄神色，猜又受人愚弄，似未做甚過於越禮之事，心始稍安。方在暗中留意觀察，蕭玉也料兄弟懷疑。一則自覺對他不過，又想起絳雪之託，便走過去拉手並坐，溫言說道：「好弟弟，你莫亂想。休說哥哥發情止禮，不會做甚壞事。便你崔家兩個表姊，也都幽嫻貞靜，知書明理，決不貽笑於人。心迹久而自明，這個祇管放心好了。我此時一點不睏，你連日

悲苦勞倦，想睡先睡一會兒，天亮來人，我再喊你。要不我們商量日後之事也好。父母雙亡，剩我弟兄兩人，以後大家親熱，不能再淘閒氣。」說時眼圈一紅，不禁落下淚來。蕭清此時已把主意打定，料他受人指使，化剛爲柔，來做說客，想自己娶絳雪爲妻。再坐下去，仍非慪氣吵鬧不可。心中急慮，哪敢再反口探問今夜崔家情景，祇得將計就計，裝着神倦，答道：「我今晚不知怎的又不舒服，又怕和昨晚一樣，外人硬闖進來，守在靈前，熄燈裝睡，不知何時睡着。如今周身發冷發噤，有點支持不住。哥哥也是連日愁急憂勞，一同睡吧。就睡熟了忘起，人都知我弟兄可憐，連夜不得安歇，一時睡熟，我想不會見怪的。」蕭玉聞言，面容陡變道：「我們就祇四個親人，外人不過彼此做個假過場。我祇是不想睡，誰還怕他們怪麼？」蕭清見他說時目閃兇光，滿臉厲色，再聽那等語氣，知已受瑤仙主僕誘惑，心裏一冷。絳雪既已成他親人，惟恐再說下去又生糾葛，不禁笑道：「既是哥哥疼我，祇好先睡一會兒了。」說罷，歪身睡倒。

蕭玉暫時天性發動，對於蕭清確有幾分友愛。當他真個疲倦欲眠，自己還想心事，有話明日再向他勸說，也是一樣，隨拿條棉被給他蓋上。其實蕭清滿腹憂愁苦急，又掛着明早人來，不過是想躲他，以免麻煩，身雖躺倒，哪裏睡得着，虛合着眼，自在暗中偷覷。蕭玉情慾蒙心，全然不覺，蕭清睡後，也躺向對面榻上，仰望屋樑盤算心事。一會兒想起今晚瑤仙相待，簡直出人意料。那情景，便軟玉溫香，盡情摟抱溫存，愛她個夠，也決不會生氣。祇恨適纔膽子太小，把機會錯過，沒敢伸手抱她親她，非再捱到明晚不能相見。越想越可惜。漸漸想到明晚可以盡情溫存，越想越甜蜜，喜得幾乎笑出聲來。方恨時光太慢，明日這白天如何挨法？明日還是母死接三，討厭人多，要受許多閒氣嘴臉。因又想到乃母死時慘狀，不禁傷心欲哭。這一傷心，連帶勾起瑤仙姊妹同仇敵愾的默示。今晚佳人情重，易冷爲熱，分明由自己爲她銳身急難，誓復親仇而起。話雖容易，真要下手卻是難於登天。一不成功，或是臨機怯懦，自身難保尚在其次，心上人決不會再有絲毫垂愛，豈不大糟？越想越難，越難越怕，又把蕭逸父子惡狠狠咒罵了幾句。最後把心一橫，奮身縱起，咬牙切齒，自言自語，低聲喚道：「好姊姊，我愛你如命。決計過一天算一天，祇讓我眼前先愛個夠，到時管甚成敗，拿這條命報答你恩情好了。」說罷，將足一頓，重又躺倒，心定神安，不復再作他想。連日疲倦一齊發作，轉瞬如死一般睡去。

蕭清見他時喜時悲，時急時怒，坐臥不寧，最後竟從牀上躍起，肆無顧忌，自吐心事。知道陷溺已深，萬難挽救，又急又怕又傷心，吞聲痛哭，直到天明。見蕭玉睡得正香，也不去喚他，徑往廚下燒火煮水，準備少時人來飲用。魏氏在日，人雖奸惡，卻甚能幹，事多親自操持，不肯假手他人。蕭清不過偶然在側看過些時，從沒有親手做過。偏生所

用丫頭膽子最小，自從魏氏元旦瘋狂嚇跑，便沒回來，也忘了命人去找。所有茶水點心，連日全仗郝氏全家代爲料理。蕭清面熱，多勞外人，於心不安，祇得強忍悲苦，練習家務。當日因是接三，惟恐人來，熱水卻沒一碗，黎明便起來忙碌。因素未做慣，又當三日不眠不食，悲苦愁急之餘，一人要備多人之需，如何能做得好。

正忙得暈頭漲腦，亂七八糟，眼看陽光已上，心中惶急，郝潛夫忽然叩門走進。見蕭清眼腫如桃，滿身水溼油污，一臉烏黑，問知就裏，又憐又敬，便勸他道：「不怕你多心，今天大年初三，誰不圖個順遂，昨前兩早，因村主之命，那是無法。接三應該下午人來，怎會早來？我知你三天沒進飲食，我已拿你當親兄弟看待，須得聽我的。人死不能復生，責重日長，徒悲無益。這些事，我還會做一點。好在東西現成，你自坐一旁等我做來，你陪我同喫，我再告訴你一個喜信。」蕭清原和潛夫至厚，自己也實不會，祇得應了。潛夫先就鍋中開水下了兩大碗掛麪，打了幾個雞蛋，撕些瘦臘肉在內，加上油、醬，盛起遞給蕭清，迫勸同喫。蕭清聽說早間人不會來，心裏略定。再經潛夫不住勸慰開導，悲懷略解，漸覺餓疲交加，也就喫了。喫完，潛夫覺着來了未見蕭玉，便問：「那喪心病狂的一個呢？」蕭清答說：「連日熬夜倦極，適纔勸去安睡，在房裏和衣小睡。意欲等會兒衆人來了，再喚他起來。」